

山东真相

● 第 72 期 ● 2016 年 6 月 28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 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图: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欧洲天国乐团



图: 有的路人不只是阅读真相横幅, 并把真相横幅拍摄下来。

中国游客: 明白了, 谢谢!

(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法兰克福报道)一队中国游客走过德国法兰克福保尔广场时,看到数十名身着蓝白色衣服的天国乐团成员演奏着雄壮的乐曲,路边两块黄底红字的大横幅“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醒目耀眼,另外一边,几位法轮功学员在演示功法,场面祥和。这队中国游客中,一位导游模样的人一边跟队员讲着话,一边指着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法轮功。法兰克福,法轮大法之

都。”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来自法兰克福和附近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一些从其他国家赶过来的学员一起在这个金融之都的市中心举办信息日和游行。中午刚过,游行队伍上路了,由天国乐团开路,后面的队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展现法轮功美好,还有一部分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

中国游客:“明白了,谢谢!”

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了很久,他告诉学员,他以为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过去了,因为在中国媒体上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学员告诉他,至今在中国,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甚至于被迫害致死,明慧网每天都有报道。说到这,这位游客仔细的看着印有如何在中国突破网络封锁方法的小卡片,他表示,以后要上明慧网去了解情况。

他还提到天安门“自焚”伪案,当法轮功学员指出当时录像中的多个破绽时,他恍然大悟,频频点头。他表示,虽然他并没有受到过什么迫害,但是他知道在中国的黑幕很多,被迫害的人也很多。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大声对法轮功学员说:“明白了,谢谢!”

路人:“支持这样的游行”

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人们都在观看,七十九岁的比尔格(Birge)女士坐在路旁的咖啡馆外,聚精会神地目送游行队伍远去。

她说:“我不太清楚在中国的迫害,但是这些横幅里有一个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理解(understanding)。如果人能互相理解,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他们(法轮功学员)是这样的有纪律,他们演奏的音乐我也很喜欢,我很支持这样的游行。”◇

【身边时事】

派出所所长说:我们都明白

二零一四年腊月二十日晚上,我们一行八人带上六百份法轮功真相资料、一百二十张不干胶,开车到一个村子去发资料和粘贴,告诉人们法轮功教人向善,却遭中共诬陷迫害的真相。

资料发完了,我们顺着大街往回走,迎面冒出了四个男子,把我们拦住了。他们其中一个人给派出所打电话,不一会,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三个年轻的警察,让我们上车。

到了派出所,发现当晚开车的法轮功学员和另两个学员也在。警察开始问话做笔录,我们几个就一起讲真相。听着,听着,小警察“噗嗤”一声乐了,说:“看样子你们都是大姨呀!”(意思是动不得的)

这时我们又听到有人在给市“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打电话。对方好像在问大体情况,这边回答:“只有几张不干胶。”那边说:“现在拘留所都放假了,没人管了,快让他们回家过年吧!”

不一会儿,派出所所长进来说:“你们都走吧,回家过年去。”又对开车的法轮功学员说,“把她们都好好送回家。以后我们这里不用来了,我们都明白。”文/山东大法弟子



世人觉醒

截至 2015 年 9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13 亿。

失去人性 狱警逼母亲目睹女儿受酷刑

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王延琴，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狱中，狱警逼她目睹女儿毕建红遭酷刑的过程。

现年七十一岁的王延琴携女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摘录部分王延琴、毕建红母女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三囚洗脑班 遭酷刑折磨

毕建红自述：二零零零年，派出所警察把我送到洗脑班，警察孙亚东发疯般狠抽我的脸，直到回家脸上的手指印都还未消退。

二零零四年十月，我第二次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到罚坐小凳，殴打、绑铐、不许睡觉等折磨，我绝食抵制迫害，他们便对我进行野蛮灌食，将我五花大绑用很粗的绳子紧紧的捆在椅子上野蛮灌食，每次灌食都要承受窒息般的痛苦，好几次差点被呛死，两颗牙也被撬的活动了，直到肺部被呛的咳血，十多天后我被迫害得脱了象，胸部憋的上不来气，喘气时都痛，无法躺下，回家后只能一宿一宿坐着咳嗽，咳出的粘液都是臭的，憋的脸都发紫，嘴唇发黑。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五日，我又被绑架到洗脑班惨遭迫害。在那里不仅成宿不让睡觉，还要承受他们的拳打脚踢、暴力逼供，我被直接绑在椅子上灌浓盐水，后来又将我双手反绑着吊在高高的暖气管子的横梁上，两脚几乎无法着地，那种长时间反绑双手吊着的痛苦无以言表。我被扇的眼冒金星，头被打的轰轰响，感觉左耳耳膜穿孔，当时就听不清了，后来一直流黄水，整个头都痛，

遭冤刑受酷刑 被迫害致濒临死亡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我非法判刑十二年。二零零七年四月。我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集训队。

二零零七年八月的一天，由乔瑞梅带领五、六个人把我打的双腿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在监狱医院做电



酷刑演示：电击

疗时，又故意把做电疗的烤灯调至几乎碰到腿上，一会儿就看我的腿被烤起了一片水泡，她们还让我自己走，我当时根本无法行走，她们一松手，我就重重的摔倒在地上，膝盖上烤的水泡也摔破了，直淌水，再扶起来，再松手，再重重的摔倒，重复的摔着烤起水泡的部位。后来就越来越恶化。

我绝食反抗迫害，那时正值冬天，济南的气温经常在零下十多度，她们却不让我穿棉衣，让我坐在阳台上开着窗户挨冻。那时我的身体已极度虚弱，狱警与其操控的犯人还要对我进行暴力摧残，我不但要承受绝食、灌食的痛苦，还要在寒冷中承受着她们的拳打脚踢和各种折磨，我常常被打得浑身疼痛，睡觉都不敢翻身，于是她们用冰冷的水往我脸上泼，我浑身上下都是凉水，饥饿加上寒冷，我被冻的整天瑟瑟发抖，痛苦不堪。那时每天五点半她们都还没起床，就把我拖到阳台挨冻，直到晚上十二点，整个一个冬天浑身冰冷，生不如死，直到我被折磨的皮包骨头，看我实在支撑不住了，把我拉到医院，等活过一口气就又开始迫害，不打我时，就让我整天站着，不让睡觉。由于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根本无法长时间站立，她们就用椅子把我四边挡着，还专门用椅子顶着膝盖，椅子上坐着人压着，就这样整天站着，当时我的小腿肚肿的比大腿还粗，上厕所都无法下蹲，有一次因为我拒绝穿囚衣，竟被他们在十多天里扒光衣裳仅着内裤……

以邱秀欣为首十几个人对我劈头盖脸的毒打，把我打倒在地，朱惠芬用脚踢我的嘴，踩我的头；谢建春用鞋底抽我的脸；宋其爱用脚踹我的心

脏，段红利则用手掐我的脖子，不知是谁还在拼命掐我的大腿……我被折磨的快要窒息了，双腿全是乌青一片，疼痛难忍，后来乌青处发黑，走路一瘸一拐的，头发被她们大把大把揪的满身满地都是，惨不忍睹……

在警察医院，她们仍然肆无忌惮的殴打我，后背血肉模糊，天热一出汗，就发炎溃烂，流出的脓血水把衣服粘住了，刘新颖凶狠的把我的衣服使劲揭开，揭得我痛彻心骨，然后再用力拍我后背的溃烂面，使衣服再被脓血水沾住，衣服上沾了厚厚的脓血，干了后硬硬的，稍微一碰就钻心地疼。有的时候她俩还用脚使劲踢，边踢边恶狠狠的说：“我就是让你痛苦，让你活受罪，叫你死不了，活不成，生不如死……”她俩边打边骂，骂出的话不堪入耳。反复的揭衣服，再使劲沾上，溃烂面那部份衣服被沾上了厚厚的脓血痂，再加上天热出汗和溃烂面腐烂，使衣服整天贴在身上，他们用脚使劲踩我的脚趾，后来我左脚中趾被刘新颖踩的出水溃疡，脚趾皮肤腐烂。刘新颖边踩腐烂的中趾边恶狠狠的说：“十趾连心，我就是让你痛苦……”

狱警逼母亲目睹女儿遭酷刑

这场迫害还导致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王延琴被非法判刑三年，同我一起非法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为了逼迫我放弃信仰，逼我母亲去目睹我所遭受的暴虐，摧残、折磨一颗母亲的心。年迈的母亲一次次听着他们折磨我时发出的残忍的声音和我的呻吟声，听着毒打我时发出的砰砰声，看着原本健康的女儿被折磨的骨瘦如柴象个人体标本而又多少次不省人事……这一切都如一把把钢刀无时无刻不在刺着母亲的心，致使我母亲精神几度崩溃……◇

